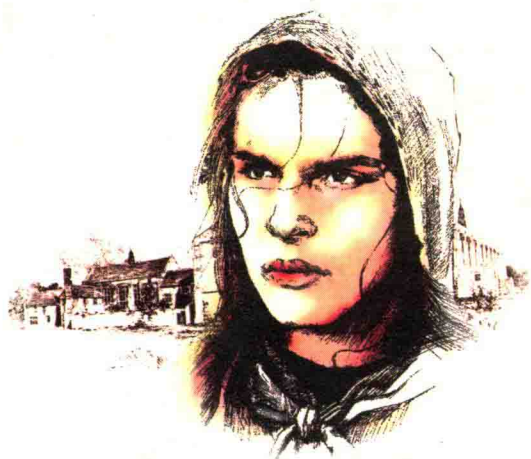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苔丝

[英]托马斯·哈代/著
何学文/译



时代出版
APC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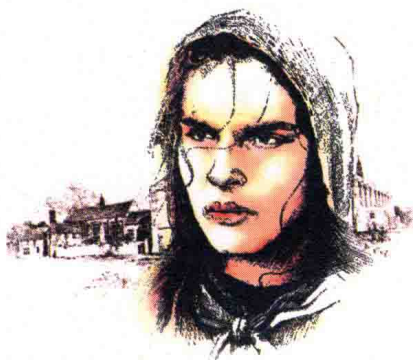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Tai Si

苔丝

[英]托马斯·哈代/著
何学文/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苔丝/(英)托马斯·哈代(Hardy, T.)著;何学文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 5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396-4057-0

I. ①苔… II. ①托…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
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1284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欧子布

装帧设计: 丁 明

封面绘图: 桂小虎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456946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4.75 字数: 45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苔 丝

一个纯洁的女人

可怜的、受了伤害的名字！我的胸膛就是一张眠床，供你安睡休息。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第一幕第二场



Fai Si

第一阶段 处 女 / 001

第二阶段 失 贞 / 068

第三阶段 新 生 / 093

第四阶段 后 果 / 144

第五阶段 女人受过 / 218

第六阶段 皈依者 / 295

第七阶段 功德圆满 / 358

第一阶段 处 女

1

五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一个中年男子正从沙斯顿往马洛特村中的家里走去。马洛特村就坐落在与沙斯顿毗邻的布雷克莫尔谷，也叫黑沼谷。这人走起路来双腿颤颤悠悠的，步伐也有些歪斜，不是朝着一条直线，而是总有点儿朝左边歪着。他还不时轻快地点点头，好像是对什么意见表示首肯，但其实他心里根本就没在考虑什么特别的事。他胳膊上挎着一只装鸡蛋的空篮子，头上戴的帽子上的绒毛乱蓬蓬的，帽檐上摘帽时大拇指接触的地方还给磨平了一块。不一会儿，一位骑着灰色母马、边骑边信口哼着小调的老牧师迎面走来。

“你好。”挎着篮子的男子说。

“你好，约翰爵士。”牧师说。

步行的男子又向前走了一两步，停住脚，转过身来。

“哦，先生，对不起，上次赶集那天，咱俩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条路上见过面，我说‘你好’，你也像刚才那样，回答说‘你好，约翰爵士’。”

“我是这么说的。”牧师说。

“在那之前还有一次，大约一个月前。”

“可能吧。”

“我杰基·德贝菲尔德可只是个平民，一个小贩，你老叫我‘约翰爵士’是什么意思？”

牧师驱马走近了两步。

“这只是我一时瞎叫的。”他说，犹豫了一下，他又说，“因为不久前我为编写新郡志考察各家家谱时，发现了一件事。我是特林汉姆牧师，考古学家，住在鹿脚巷。德贝菲尔德，你真的不知道你是德伯维尔这个古老的骑士世家的嫡传子孙吗？这个家族是佩根·德伯维尔爵士的后裔。这位爵士可是大名鼎鼎的，是跟随征服者威廉一起从诺曼底来的，《巴托修道院名谱》上就有记载。”

“从来没听说过，先生！”

“这可是真事。你把下巴翘起来，我好好看看你的侧脸。没错，正是德伯维尔家族的鼻子和下巴，不过没有那么威严了。你的祖先是曾经辅佐过诺曼底的埃斯特雷玛维拉勋爵征服格拉摩根郡的十二位骑士之一。你们家的支族在英格兰这一带到处都有采邑。他们的名字在斯蒂芬王朝的《度支总册》^①上都有记载。在约翰王朝，你有位祖先阔气得不得了，竟然把一处采邑捐给了救护骑士团^②。在爱德华二世王朝，你的祖先布莱恩曾被召到威斯敏斯特，参加那里的大议会^③。在奥利弗·克伦威尔时代，你们家族多少有点衰落，但不严重。到了查理二世王朝，又因为效忠王室而被封为御树骑士^④。哦，你们家族已经有过好几代约翰爵士了。如果爵士也像从男爵一样可以世袭的话，你现在也就是约翰爵士了。在古时候，爵士其实就是父子相传的。”

“真有这么事？！”

“总而言之，”牧师像是下决心似的拿马鞭抽了一下自己的腿，断定道，“全英格兰像你们这样的家族恐怕找不出第二家来！”

“真的吗？真他妈的，”德贝菲尔德说，“我可是在这儿一年又一年地东跑西颠，到处受气，好像我是全教区最低下的人……特林汉姆牧师，我们家这事大伙都知道多久了？”

① 英国财政部的文卷，记载皇家每年的收支情况，包括各郡郡长每年的贡赋等，始于英王亨利二世(1154—1189)，终于1834年。

② 中世纪一个宗教军事团体，原为慈善机构，以救助伤病者及穷人为宗旨，后渐变为军事组织，1799年后逐渐消亡。

③ 今英国议会之前身，当时参加这种会议的主要是教会要人及各路诸侯。

④ 查理二世在复辟前曾躲在波斯柯贝尔的一棵橡树下避难，得免被俘。他复辟后即封此树为“御树”，并设立了“御树骑士”这一级爵位，赐予那些在危难中忠心于他的人。

牧师解释说,据他所知,这事早已被人们遗忘了,很难说有什么人知道。他自己的考察也是从今年春天才开始的。那天他见到德贝菲尔德马车上的名字,因为当时他正在考察德伯维尔家族的兴衰史,于是便发生了兴趣,追根究底,考察了他父亲和祖父的情况,直到把来龙去脉都弄了个清清楚楚。

“一开始我并不想把这么一条毫无用处的消息告诉你,免得搅得你心神不宁,”他说,“但有时候我们的理智就是控制不住我们的冲动。我还以为你对这事早就有所耳闻了呢。”

“嗯,我倒的确听说过一两次,说我们家族还没搬到黑沼谷之前,也曾经过好日子。但我当时没太在意,只当所谓好日子就是说我们家现在只有一匹马,而以前养过两匹一样。我们家现在真还有一把古银匙,还有一方古图章。不过,天哪,一把勺子和一方图章算得了什么?谁能知道我跟高贵的德伯维尔家族一直就是一家呢?据说我祖父是有些秘密,一直不肯谈他的来历……牧师,我斗胆问一句,我们家族的人现在都在哪儿起炉灶?我是说,我们德伯维尔家族现在都住哪儿?”

“哪儿也不住,已经不存在了。作为一郡的世族,你们家族已经灭绝了。”

“太倒霉了。”

“是啊,就是那些胡编乱造的家谱上所谓的男系无后了,其实就是衰败了、没落了。”

“那我们家人都埋在哪儿了?”

“埋在青山下的金斯比尔,一排一排地躺在墓穴里。用佩白克^①大理石雕成的华盖下面,还有他们的雕像呢。”

“那我们家族的宅第和地产呢?”

“没有了。”

“啊!连土地都没有了?”

“没有了。虽然我刚说过,你们以前拥有过大量的宅第和地产,因为你们家族有很多个旁系。在我们这个郡就有好几处,在金斯比尔有一处,在谢

^① 佩白克是英国多塞特郡东南部的一个半岛,所产大理石除用作大教堂的石柱外,还可以用来雕塑。

尔屯有一处，在米尔庞德有一处，在拉尔斯特德有一处，在韦尔布里奇还有一处。”

“那我们家族还能不能兴旺起来呢？”

“啊，这我可说不好！”

“那这事我该怎么办呢，先生？”德贝菲尔德顿了顿，问道。

“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除了用‘英雄豪杰竟何灭亡’^①这句话来训诫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这事对于本地的历史学家和家谱学家来说还有些意思，其余就没什么意义了。在我们郡的农户当中，有过差不多同样辉煌历史的还有好几家呢。晚安。”

“可是，特林汉姆牧师，既然你告诉了我这件事，你还是回来跟我去喝一夸脱啤酒吧？醇沥酒店有上好的散装啤酒——当然了，比起罗利弗酒店的来还差一点。”

“不，谢谢了，今天不喝了，德贝菲尔德。你已经喝得够多了。”说完，牧师骑马继续赶他的路，心里在嘀咕自己把这个多少有些不着边际的传说告诉他是不是有些鲁莽了。

牧师走了之后，德贝菲尔德如同梦游一般地走了几步，然后在路边的草坡上坐了下来，把篮子放在面前。过了几分钟，远处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也沿着德贝菲尔德刚才所走的方向走过来。德贝菲尔德见到他，把手举了起来。小伙子于是加快了脚步，走上前来。

“喂，小子，把篮子拿起来！去给我办件事。”

那像板条一般瘦高的小伙子皱了皱眉头。“你谁啊？约翰·德贝菲尔德，对我呼来喝去的，还叫我小子？我们谁不认识谁啊！”

“你认识我，真的吗？这可是我的秘密，秘密！好了，照我说的做，给我捎个信去……好吧，弗雷德，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也无所谓。我是个贵族——我也是今天下午刚刚知道的。”宣布这一消息时，本来是坐着的德贝菲尔德把身体往后一仰，舒舒服服地躺在了草坡上的雏菊丛里。

年轻人站在德贝菲尔德面前，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① 语出《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一章。

“约翰·德贝菲尔德爵士——这就是我，”躺在草地上的人接着说，“我是说，要是爵士跟从男爵一样可以世袭的话——本来就是一样的嘛——我的身世都上了历史了。小子，你知不知道青山下的金斯比尔那地方？”

“知道。我去过青山市场。”

“好了，在那个城市的教堂下面，埋着……”

“我说的那地方不是个城市，至少我去的时候不是。那只是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破地方。”

“不管那是个什么地方了，小子，那不是我们要谈的问题。在那个教区的教堂下面，躺着我的祖先们——有好几百个呢——穿着铠甲，戴着珠宝，躺在好几吨重一个的铅制的大棺材里。在南威塞克斯郡，谁家的祖先也没有我们家显赫高贵。”

“是吗？”

“好了，拿上篮子，到马洛特村去跑一趟。到醇沥酒店的时候叫他们马上派辆马来把我接回家去。叫他们在马车上放上一小瓶甜酒，记在我账上。办完这件事之后，你再把篮子拎到我们家，叫我老婆不要洗衣服了，因为她用不着洗了。叫她在家等着我，因为我有消息要告诉她。”

见小伙子半信半疑地站在那儿，德贝菲尔德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个先令——他口袋里的先令一向少得可怜。

“这是你的辛苦费，小子。”

这令那位年轻人对眼前情况的判断立刻起了变化。

“好的，约翰爵士。谢谢您。还有其他事吗，约翰爵士？”

“告诉我家里人，说我晚饭想吃……嗯，炒羊杂碎，如果他们弄得到的话；如果弄不到，就吃血肠；如果血肠也弄不到，嗯，就凑合着吃点小肠吧。”

“好的，约翰爵士。”

年轻人拎起篮子，正要动身，从村子那边传来了铜管乐队的乐曲声。

“这是怎么回事？”德贝菲尔德问，“不是欢迎我的吧？”

“那是妇女会在游行，约翰爵士。对啊，你女儿还是个会员呢。”

“对啊，我光顾着想大事了，把这事全忘光了！好了，你赶紧去马洛特吧，把车给我要好，兴许我还能坐着马车兜一圈，看看妇女会的游行呢。”

年轻人走了。夕阳中,德贝菲尔德躺在绿茵中的雏菊丛里等候着。很久很久,那条路上再没有一个人经过。群山环抱之中,那隐隐约约的铜管乐声,是唯一能够听到的人世间的声音。

2

前面提到过的美丽的布雷克莫尔谷,也叫黑沼谷的地方,虽然离伦敦不过四个小时的路程,却是一处群山环抱的幽僻所在,大部分地方还不曾被游客或者风景画家涉足过。马洛特村就坐落在山谷东北部绵亘起伏的丘陵之中。

要领略这山谷的美景,最好是从它四周峰峦的山顶上往下俯瞰——也许夏天干旱的季节除外。天气不好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向导,独自游逛到山谷深处,是很可能对它那狭窄曲折的泥泞小道感到不满的。

这片土地肥沃、山峦屏障的地方,田野从来不干黄,泉水从来不干涸,南面是一道险峻的石灰岩山脉,其间矗立着汉布尔顿、巴尔贝罗、内特尔科姆图特、道格伯利、海斯托伊、巴布当等山峰。从海岸边走来的游客,在向北跋涉了几十里路程,越过石灰质的丘陵地和庄稼地之后,突然来到这样一处悬崖边,看着田野像一幅地图一般平铺在脚下,和先前见过的景致完全不同,是不免又惊又喜的。在他身后,山峦绵延开阔,太阳灿烂地照耀在辽阔的田野上,赋予了整个景象一种无边无际的气势。条条小径显得白晃晃的,树篱低矮盘结,大气也显得清澈透明。而在这山谷间,世界仿佛是按照更小巧精致的标准建造的,田野只是一片片小小的围场,从眼前的高处望去,它们那一道道树篱就像是一张用暗绿色的细线织成的网,展开在浅绿色的草地上。山谷里的大气也显得懒洋洋的,泛着浓重的蔚蓝色,就连画家所谓的中景的地方也带上了这种色彩,而远处的地平线则呈现出最浓郁的深蓝色。这儿的耕地数量不多,面积有限。放眼望去,除了少数几处例外,满眼都是辽阔繁茂的草地和树木,覆盖着高山大壑之间的这片丘陵山谷。这就是黑沼谷。

这个地方不仅景色宜人,其历史也引人入胜。这山谷原来叫做白鹿苑,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段离奇的传说。据说亨利三世王朝时期,国王曾捕到一只

美丽的白鹿,把它放掉后,却被一个名叫托马斯·德拉林德的人杀害了,他因此受到国王的重罚。在那个时代,直至不久以前,这块地方还到处都是莽莽苍苍的密林。即便是现在,人们仍然可以从古老的橡树丛、山坡上残存的零落的林带以及矗立在牧场上的遮荫的空心大树上,窥见它当年的风貌。

森林如今已不见了踪迹,旧时林间树下有过的一些古老风俗却留了下来。不过很多都只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留存下来的。比如说,五月节舞会的风俗就可以在眼前这个下午的联欢或者当地所谓的“社团游行”中找到痕迹。

对于马洛特村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虽然仪式的参与者们对于它真正的趣味并未明白。它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保留了一年一度的列队游行跳舞的风俗,而在于其会员全都是女性。在男性社团中,这样的庆祝活动并不少见,尽管越来越少。但是,不管是因为女性天生的羞怯,还是因为男人们的讥讽态度,留存下来的女性俱乐部(如果还有其他女子社团留存下来的话),全都已失去了昔日的荣耀与兴盛。只有马洛特妇女会硕果仅存,还在举行着当地的丰收女神节纪念活动。这个社团如果不算是一种互济互助的组织,也是一种以还愿祈祷为目的的姐妹会。好几百年来它一直在按期游行,现在仍然如此。

游行队伍中的妇女们都穿着白色长袍——这种色彩鲜明的服装是旧历^①时代的遗风,当时欢乐和五月几乎就是同义词——那时候人们还没有瞻前顾后的习惯,还没有把人类的情感压抑到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程度。妇女们最先出现的时候是两人一排,列队在教区游行一周。当太阳照在她们身上,在绿色树篱和爬满藤蔓的房舍正面的映衬下,理想和现实便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冲突。因为虽说所有妇女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却没有任何两件白得一样,有些接近纯白色,有些有点白里泛蓝。而有些年长的妇女穿的衣服,可能已经叠放了很多年,有了一种惨淡、苍白的色彩,而且款式也有些接近乔治王时代的样式。

① 旧历:纪元前46年由朱利安·凯撒始创。1562年教皇格里高利创立新历,1752年之后英国采用新历,故旧历时代指1562年之前。古罗马时代的青年,在5月1日这一天都会跑到田野,唱歌跳舞,纪念花神馥罗拉。故有“5月是欢乐的同义词”一说。

除了身穿白色长袍这一特点之外,每位妇女的右手都拿着一枝剥了皮的柳条,左手握着一束白花。剥柳树枝、选择白色的鲜花,都是每个人自己精心操办的。

游行队伍中,有几位中年甚至上了年纪的妇女,个个饱经沧桑、受尽磨难,一头银发,满脸皱纹,在这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显得有些不伦不类,至少是令人心酸。也许实事求是地看,这些饱经忧患和风霜的人,个个到了快要说“岁月毫无欢乐可言”^①的年纪,比起她们的年轻伙伴来,也许有着更多的故事值得搜集和叙述。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些年长的人放在一边,先说说那些生命在紧身胸衣下搏动得更快速而热烈的女孩们吧。

实际上,年轻姑娘在队伍中确实占了多数,她们浓密的秀发在阳光下呈现出各种色调的金色、黑色和褐色。有的姑娘眼睛很漂亮,有的鼻子很漂亮,有的嘴唇或者身材很漂亮,但是全身上下全都很漂亮的却寥寥无几,如果不说根本没有的话。众目睽睽之下,她们显然不知道嘴唇该摆个什么样子,脑袋该摆什么姿势,心中的羞怯不由自主地在脸上显现出来。这表明她们是地道的乡下姑娘,还不习惯成为众多目光注视的对象。

正如她们的身体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她们人人内心也有一颗小太阳照耀着她们的灵魂。一种梦想、一种痴情、一种偏爱,至少是一种遥远而渺茫的希望,尽管也许正在化为泡影,却依然存活在她们心中,因为希望从来都是生生不息的。所以,她们一个个都显得很喜气洋洋,很多人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

她们绕过醇沥酒店,正要离开大路,穿过一道栅栏门走到草地上去,一个妇人说道:

“天哪天哪,你看,苔丝·德贝菲尔德,那个坐着马车回家的不是你爸爸吗?”

听到这声惊呼,队伍中一位年轻姑娘转过头来。她是一个俊俏可爱的姑娘——也许并不比其他姑娘更漂亮,但是她那灵动的、艳若牡丹的嘴唇,加上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却给她的容貌平添了一份魅力。她头上扎着

^① 引自《圣经·旧约·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一根红丝带，在这白色的队伍当中，只有她一个有着这种引人注目的装饰。她回头一看，只见德贝菲尔德坐在醇沥酒店的马车上一路驶来。赶车的是一个头发卷曲、体格健壮的姑娘，两只袖子卷到了胳膊肘之上。她是醇沥酒店的一位性格开朗的伙计，是个勤杂工，偶尔也喂喂马、赶赶车。德贝菲尔德身体向后仰着，惬意地闭着眼睛，一只手在头上来回晃着，嘴里缓慢而有节奏地吟唱着：

“金斯比尔有我家族高贵的坟茔，铅棺里躺着我的骑士祖先！”

队伍里的女人们全都哧哧地笑了起来，除了那个叫苔丝的姑娘——她意识到她父亲在她们面前出了洋相，脸上不禁慢慢有些发烧。

“他只不过是累了，”她急忙说道，“搭了别人的车回家，因为我们家的马今天要休息。”

“你好天真啊，苔丝，”她的同伴们说，“他这是赶完了集灌多了黄汤吧。哈哈！”

“听着，你们要是再这么拿他开玩笑，我就一步也不跟你们走了！”苔丝嚷起来，面颊上的红晕扩散到了整个脸庞，连脖子根都红了。转眼间她的眼睛就湿润了，目光也垂到了地上。大家一见真的把她惹得难堪了，便不再吭声了，队伍重新恢复了秩序。自尊心使得苔丝不可能再转过头去弄清楚父亲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真有什么意思的话。于是她跟着队伍一起来到围篱前，舞会就在这儿的草地上举行。走到草地上的时候，她已经恢复了平静，用柳条点了点身边的伙伴，像往常一样聊起天来。

这个年纪的苔丝·德贝菲尔德还只有满腔纯情，丝毫没有受人情世故的沾染。虽然上过村里的学校，但她说话还带着不少乡音。这个地区的方言的特殊之处就在差不多可以用“ur”这个音节来表示的那个音的念法上，他们把它念得几乎和人类语言中其他任何一个音节一样圆润。苔丝生来就说这种方言，而她那副微微撅起的鲜红小嘴好像还没有完全长成形，而且每念完一个字闭上嘴的时候，她的下唇总习惯性地往上唇的中间往上撮。

儿童时代的影子在苔丝身上还隐约可见。今天走在游行队伍当中，尽管浑身洋溢着成熟的漂亮女人的风韵，但你不时可以从她面颊上看到她十二岁的样子，从她闪动的目光中看到她九岁时的光彩，甚至她五岁时的影子

也不时从她唇边嘴角掠过。

但这一点很少有人知道,更少有人留意。只有少数人,大部分都是陌生人,偶然走过的时候会多看她几眼,一时被她的清新无邪所迷倒,心里想着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她。但对几乎所有人来说,她不过是一个漂亮如画的乡下姑娘,仅此而已。

德贝菲尔德坐在女车夫驾驭的凯旋马车上已经走远了,再也看不见影子也听不见声音了。游行队伍来到指定的场地,舞会便开始了。因为队伍中没有男子,姑娘们一开始只能相互对舞。但是到了快收工的时候,村里的男人连同其他闲杂人等、过路的行人,都聚到了舞场周围,像是想要找个舞伴跳跳舞的样子。

在围观者当中,有三个身份比较高的年轻小伙子,肩上挎着小背包,手里拿着粗手杖。他们长得都很像,年龄相差也不远,给人一种他们是兄弟的印象,而事实上他们的确就是兄弟三个。年纪最大的一个一副标准的助理牧师打扮:白色领带,圆领背心,薄边帽子;老二一副典型的大学生模样;而最小的老三光从外表还看不出来身份,他的眼神、他的服饰都显出一种无拘无束的神气,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进入一份正儿八经的职业的门道。我们只能猜测他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想尝试一下,但又什么事情都漫不经心的学生。

这三兄弟对路上碰见的人说,他们是圣灵降临节度假,来黑沼谷作徒步旅行的,路线是从东北面的沙斯顿起,往西南方向走。

三兄弟靠在路边的栅栏门上,打听这舞蹈还有妇女们穿上白袍是什么意思。两个大的显然没有多停留的打算,但是老三却似乎对一大群姑娘跳舞却没有男伴的场面发生了兴趣,并不急于赶路,而是解下背包,连手杖一起放在树篱坡上,打开了栅栏门。

“你要干什么,安琪儿?”大哥问道。

“我想和她们一起玩会儿。我们干吗不都去跳一会儿呢?就几分钟,不会耽误我们太久的。”

“不行,不行,瞎胡闹!”老大说,“跟一帮乡下毛丫头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让人看见了怎么得了!快走吧,不然天黑前赶不到斯图尔堡了,中途可

没有地方投宿。再说,既然我不怕麻烦带了《驳不可知论》来,睡觉之前还得再读一章吧!”

“好吧,我在五分钟之内赶上你和卡斯伯特。别等我了,我保证五分钟之内追上你们,费利克斯。”

两个哥哥没办法,只好由他去了,自己继续赶路,走的时候还拿走了弟弟的背包,好让他追赶的时候轻松一点。老三走进了舞场。

“真是太遗憾了,”当舞蹈稍有停顿,他就对离他最近的两三个姑娘殷勤地说,“你们的舞伴呢,亲爱的?”

“他们还没收工呢,”胆子最大的一个姑娘答道,“他们马上就来了。趁他们还没来,你来当个舞伴好吗,先生?”

“当然可以。但是这么多姑娘,光我一个舞伴怎么跳啊!”

“总比一个都没有好吧。跟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面对面跳来跳去,根本就不能搂搂抱抱,真是件让人扫兴的事!好了,你就挑一个吧!”

“嘘——别这么没羞没臊的!”一个比较腼腆的姑娘说道。

那个年轻人受到这样的邀请,拿眼把姑娘们扫视了一番,想要挑选一下。但这群姑娘对他来说全是陌生面孔,他还真不好怎么选。他选中的基本上就是第一个来到他身边的人,而说话的那个姑娘,虽然心中在期待,却没有被选上。苔丝·德贝菲尔德也没有碰巧被选中。此时此刻,古老的家世、祖宗的遗骨、纪功的碑文、德伯维尔家族的相貌,所有这些都还没有给苔丝在人生的战斗中帮上什么忙,甚至连帮她在一群最普通的村姑当中脱颖而出,吸引到一个舞伴都没有做到。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金钱做后盾,徒有诺曼血统又有什么用呢?

那位独占风头的姑娘的名字,不管到底叫什么,反正没有流传下来。但是那天晚上,因为她第一个享受到有男舞伴伴舞的殊荣,所有人都很嫉妒她。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村里的小伙子们本来谁也没有急着跨过栅栏门,但现在看到有个不速之客闯进来了,都急忙走进了舞场。很快,很多彼此成对跳舞的妇女当中都掺进了乡村小伙,到最后连相貌最平常的妇女也用不着充当男舞伴的角色了。

教堂的钟声响了,那个学生突然说他必须走了——他本来一直跳得很

忘我——他还得追赶他的同伴呢。退出舞蹈队伍的时候，他的眼光落到了苔丝·德贝菲尔德身上。苔丝那双大眼睛，老实说，正因为他没有挑选自己而略含一丝怨意。而此刻他也觉得很遗憾，因为她刚才退缩在后面而没能注意到她。他就带着这份遗憾离开了牧场。

因为耽误的时间太长了，他开始沿着小道向西飞奔，很快就跑过了山坳，跑上了另一个山坡。虽然还没有追上他的哥哥们，但他还是停下来喘了口气，回头望了望。他能看到姑娘们那白色的身影在青草地上旋来旋去，就像他刚才和她们在一起时一样。她们似乎已经完全把他忘记了。

她们全都把他给忘了，但也许有一位没有。这个白色的身影离开众人，独自站在树篱边。从她的身形看，他知道她就是他没能和她跳舞的漂亮姑娘。事情虽小，他却本能地感觉到她因为他的忽视而受到了伤害。他真希望自己邀请过她，希望自己问过她的名字。她是那么的羞羞答答、那么的含情脉脉，在那薄薄的白色长袍下，她看上去是那么的轻柔娇美。他觉得自己刚才真是太愚蠢了。

不过，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他转过身，闷头快步向前走去，不再想这件事。

3

至于苔丝·德贝菲尔德，却没这么容易把这件事从心里抹去。她许久都打不起精神来跳舞，尽管有很多人想做她的舞伴，可是，唉，他们说话可不像刚才那个陌生的年轻人那么动听。直到山坡上那个年轻人的身影在晚霞中消失，她才抛开一时的惆怅，答应了一个想和她跳舞的人的邀请。

她和伙伴们一直跳到了黄昏时分，跳得也还算投入。不过，此时她还是那个情窦未开的少女，喜欢踏着节拍跳跳舞，纯粹是出于对跳舞本身的喜爱。看到那些被人追求到手的姑娘们尝尽了“温柔的折磨、痛苦的甜蜜、快乐的伤痛和愉快的忧伤”，她却很少去想自己陷入这种境地会是什么样子。小伙子们争着吵着要和她跳一支舞，她看着只是觉得好玩，并没有其他想法。他们争吵得太凶了，她还要骂他们呢。